

■ 海韵文丛 / 主编 崔月明 陈武

海州乡谭

彭 云 著



沈阳出版社

《海州乡谭》初版序

李 进

新华社1987年8月6日的一则报道说：经有关专家和文物、城建、环保、地质、林业、宗教等工作反复论证、考察之后，国务院最近批准确定了四十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这四十处中间，江苏有两处：一处是扬州的瘦西湖，一处是连云港的云台山。

真是个很有意思的巧合，就在这时候，彭云同志写成的《海州乡谭》即将付印出版了。《海州乡谭》，也就是“连云港乡谭”，可以说：其“乡谭”的重点，就是云台山。

今日的连云港市，几年前称为“新海连市”，因为它由新浦、海州、连云港三处组成。作为连云港市，它已成为国家确定的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然而，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1931年初版）里，却找不到“连云港”这个条目。你可以查到湖南的“连云山”、辽宁的“连云岛”、甘肃的“连云堡”、陕西的“连云栈”、浙江的“连云峰”，可就是没有“连云港”。

“新浦镇”倒是有条目的：“在江苏东海县东北临洪口内。清光绪三十一年，自开为商埠，陇秦豫海铁路经之。”

“海州”的条目就更为详细了：“东魏改青州为海州，治龙沮，在今江苏东海县南。隋改为东海郡。唐复曰海州，又改曰东海郡，寻复为海州。治朐山，即今东海县治。宋曰海州东海郡，尝移治东海，在今江苏东海县东北。后改治西海州于朐山，寻复改为海州。元升海州路，改为海宁府，又降为海宁州。明初属朐山县，复曰海州。清直隶江苏省。民国改为东海县。”

还可查到“灌云县”的条目：“本海州地，民国分置灌云县。以南有灌口，北有云台山，故名。治板浦镇。旧属江苏徐海道。”

由此可知，海州一名，是最古老的了。横贯祖国大地的陇海铁路，也正是

1985/01

以它从兰州到达海州而得名的。

若问在这“大辞典”中为什么找不到“连云港”的条目，在《海州乡谭》的《竹暗鱼腥海市凉》一篇中就可以得到答案：

“开往连云港港口的汽车刚过墟沟，一派繁荣景象便扑面而来。右面是青山，左面是大海，路边高楼林立，鳞次栉比，一二十里的山间公路两侧，已经很难找到隙地了。青年人不太了解港口的历史，往往以为由来如此。其实，这一带从荒凉的渔村变为车水马龙的港口，也只是近几十年间的事情。”

接着，作者给我们介绍了连云港过去叫做“老窑”或是“牢窑”以及为什么叫这样的名称的传说。

《海州乡谭》是一本风土志，也是一本散文集，是一本以连云港市的历史沿革、山水景物、风俗人情、诗文事迹、故事传说为题材的散文集。文章近百篇，分为“往事沧桑”、“文采风流”、“明山秀水”、“奇珍异物”、“村头野语”和“新浦旧话”六组。每组之前，各有一篇散文诗式的题记。读者从这本书中，不只是了解到古海州——新连云港市的情况或信息，也更增加了很多地理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学的、民俗的等等知识，而且会引起旅游的兴趣，无尽的遐思，会在思想上受到这样那样的启发。

连云港是一个“海边崛起的新城”，甚至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上还没有列入它的名字，可见它是不怎么“著名”的。所谓“著名”，其实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重视“知名度”，有了一个“度”字，那就有了大小、高低或多少之分。属于古老的海州的新兴的连云港，它的知名度正在超过古老的海州，而且越过越扩大。然而，《海州乡谭》是从“往事沧桑”，悠久的历史说起的，大概作者正因此而把这本书称为《海州乡谭》，而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或追求所谓“古雅”吧！

文章的第一篇的第一段，也即是本书的开头，作者是这样写的：

“我站在孔望山巅向东方眺望，看着那连绵的云台山和曾经是浩渺沧海的无垠良田，很自然地便想起了始皇东巡、秦东门立石和徐福入海求仙等神话般的历史。”

这里一下子也就“很自然地”把读者引向几千年前的历史，同时，也就“开

门见山”式地点出了这大海边的云台山了。

在《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所谓“云台山”共有四处。其中之一的说明是：“即黧林山。在江苏灌云县东北，旧在海中黧洲，今已连于大陆。幽深秀特、常冠云气。一名青峰顶。其北有望日峰，其阳有青霄洞。”

同时，还另有“黧林山”条目，说明更详细了些：“亦名黧山，在江苏灌云县黧洲。旧在海中，以此分南北二口，今已连于大陆，名云台山。汉末黄巾起，邳原将家入海，住黧洲山中。晋孙恩自广陵浮海而北，刘裕蹶之于黧州。水经注：‘朐县东北海中有大洲，谓之黧洲，《山海经》所谓山在海中者也。’《隋书地理志》‘东海县有黧林山。《太平寰宇记》谓之苍梧山’。”

此外，还有“黧洲”专条，作了与上面重复但简短的说明。

这真是沧海变桑田，今日陆上的云台山，原来是在海中。这是大自然的变化。而这个名不上经传的连云港，则已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沿海重要城市之一，这却是人事的沧桑了。

这里有许多沧桑的历史、故事、传说可谈，这是很自然的；这里有明山秀水让人们去旅游、欣赏、感叹、遐想、写诗、作文，也是很自然的。本书的作者以他对家乡的热爱之情来写出这本《海州乡谭》，不但是可以理解的，引人入胜的，而且是足以发人深思的。

我忍不住要引用一下作者为“明山秀水”一组文章所写的题记：

传说云台山自遥远的南方飞来，所以生长着只在南方才有的树木花草。

传说蓬莱、瀛洲就在这里的海中，所以湾内的海市蜃楼才频频出现，使秦始皇为之倾倒……

无须用虚幻的传说来粉饰，它的天生丽质，已足以使人心醉了。

几百里云台丛山，藏尽天下春色；几百里盐滩虾池，闪耀着明镜般的银光；黄海水推荡着岸边的层层激浪；大平原生长着茂密的庄稼；深深的地下蕴蓄着无尽的宝藏……

能在这里出生，是上天的偏袒，他把世间最美好的景物都给了我！

作者以生长在连云港市，这古老的海州，这明山秀水的云台山地区而自

豪,这是应该的。然而,这里不只是属于作者的,不只是连云港市市民的,它是祖国的,是中国人民的,是我们大家的。我们也应该以祖国有这么一个地方自豪,我们也许还不认识它,还不了解它。好吧,我们就来先读一读这本《海州乡谭》。很可能就是因为它,你去那里旅游了,去访问了,去工作、生活了,去建设、开拓了。

我最初知道有岳阳楼而且终于去参观了岳阳楼,就是因为曾读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

我最初知道有琅琊山而且终于去过一次醉翁亭,就是因为读过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我最初知道有石钟山而且终于游览了这座山,就是因为读了苏东坡的《石钟山记》。

就连云港来说,这个名字对我的印象是深刻的。最初知道它,并不是读了什么文章。那是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学生时代,教师为我们讲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就是要将连云港建成中国的一个大港。若干年来,虽然也几度去过连云港,但所知甚少,现在从这本书稿中来重游故地,却增长了许多知识,感受到无限兴味。同时,我也觉得,这里可谈而值得谈的还有的是,我们无须对作者求全责备,然而却是可以期待作者本人或其他作者来继续的。

我曾为连云港作过一副对联:

登山望海云天远;

建港兴邦岁月长。

如果点得明显一点而不做含蓄,不妨添两只蛇足:

登山望海云天远,心心开朗;

建港兴邦岁月长,日日更新。

让我们以《海州乡谭》作为向导,到连云港去看吧,那里正在日新月异建设这个港口城市,繁忙的港口,通过海运,正联系着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陇海铁路不但很早就通乌鲁木齐,而且已经在快速地向西延伸,它将通过阿拉山地区与前苏联的铁路接轨。那么,不久的将来,从这个地方为起点,就可直接连通遥远的欧洲了。孙中山建设连云港为东方大港的理想,将由新中国来实现。

国务院已批准确定云台山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在这发展旅游事业的,当会有更多的中外各方面的人士被吸引到那里去的。带着这本《海州

乡谭》去寻踪访迹吧,你会有兴趣的,你会喜欢那里的。作者也是以“从山上到山下,从河里到海里,从地上到地底”,“山川的灵气,人文的智巧,凝集成了千种百样的奇珍异物”而自豪的。这是连云港人的自豪。作者代表连云港人在题记中深刻地说:

“您喜欢古海州,却无法带走它的山川,它的城廓。那就让海州的奇珍异物为您做伴吧!归去后置之案头,花晨月夕,相对如宾。那松风的清香,海市的鲜味,友情的絮语,都会一齐涌上心头。”

1988年8月于南京

(作者为原江苏省文联主席)

《海州乡谭》(增订版)自序

1988年岁暮,《海州乡谭》问世,转眼之间十二三年过去,我们迈入了新世纪,也进入了新的千年。尽管韶华易逝,垂垂老矣,但我并没有多少伤感的情绪。人生在世本不过是生存与延续的问题,在地球上走一遭,能像小草那样伸出个穗儿结几粒种子,那也就很不错了。

我在《海州乡谭》的“后记”里曾讲过:“如果大家觉得尚可勉强读下去,几年之后或许还能见到它的续篇,亦如《镜花缘》的末尾所说:若要晓得这镜中全影,且待后缘。”我不迷信,但却相信因缘。所谓因缘,也就是两个偶然性相交时撞击出来的火花。记得1993年退休时,心底一片希望,以为半生劳碌,风风雨雨,始终未能安下心来做一件像样的事情。如今时间全部由自己支配,天天放假,久已盘算的几本大书或可一一实现。我曾和来俊华先生相邀骑自行车沿苏北海边走三个月,他摄影,我写文章,积累260张照片、20万字随笔,出一本《银滩今古》,把淮北盐场今古的变迁,以二十世纪人的眼光作一番客观的描述。就在行将出发的当儿,那位准备全程陪我们活动并提供各种帮助的同志,工作突然变动了,我们的美梦从而随之泡汤。其实既有能耐又有热心的人不是没有,而是缺少缘分,没给我们撞上,因此作品胎死腹中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近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也明显增大了出书的难度。我是一介穷儒,尽管自己把作品看得如香猫卵子一般,没有足够的钞票还是出不成书。认清形势也就断了那个念头,一心一意去傍大户,给报纸杂志写稿。十来年间,除了应景文章,竟也积累下几十万字与乡土有关的作品,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就在这时,缘分来了,小友崔月明、陈武凭借客观条件的优势,决心要在近年内结集出版一批古海州和当代连云港市的乡土文献,希望我也能赶上这班车。这真是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考虑到许多青年读者未必都见过《海州乡谭》,因此准备以增订本的方式出版。此次还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插图,借以辅佐文字,并给世纪之交的连云港市留一点浮光掠影的印记。

现在他们为这套书准备的材料不下三四百万字,如果诸事遂愿得以问世的话,应是我们家乡的空前巨著。一篇文章一本书,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水面上漂浮的一片树叶,至多是一叶扁舟,经不住时间的涤荡,迟早会因沙汰而湮没无闻。一组文章一套书,借助集体的价值优势,也许会流传得稍微久远和广泛些,这不仅是作者的幸事,同时也是故乡的幸事。我得附骥尾,深深地感到缘分不浅,不禁为之欢呼雀跃了。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恰巧又逢上老伴杨秀珍七十初度。这个年龄在当今的条件下并不稀罕,难能可贵的是她年轻时因受我政治上的牵连,精神遭受创伤罹患重病,风雨飘摇四五十年,仍然能和我共同结伴徜徉于和风夕阳。对此我无以回报和慰藉,在以最虔诚的心意把这本书奉献给故乡的同时,也把这本书奉献给她,作为她寿诞的一份薄礼。

彭 云

目 录

《海州乡谭》初版序	李 进(1)
增订版自序	(6)

往事沧桑

题 记

沧海浩歌秦东门	(3)
乘槎亭	(7)
梦里钓台	(9)
唐代海州二巧匠	(11)
一千多年前的旅行日记	(13)
抹字碑	(17)
梁山好汉上云台	(20)
抗金保卫战始末记	(24)
琉球的不速之客	(30)
魏鹗西的驳陶诗	(32)
盐滩的东移	(35)
三元大帝怕文人	(37)
众妙开山和众妙护山	(44)
中国早期的航空港	(46)
新浦的内河码头	(48)
改天换地亲历记	(52)

文采风流

题 记

石棚山与石曼卿	(59)
喜看镜花结新缘	(64)
印心石屋	(66)
晚清才女刘淑曾	(70)
爱国诗人杨镜湖	(73)
一代名伶吴继兰	(75)
云台导游留诗痕	(78)
闲话易君左	(80)
红叶犹存好题诗	(82)
名家荟萃小碑林	(84)
遗泽长存景疏楼	(88)
石棚山下廉竺墓	(90)
陶澍的娶妻与选亲	(92)
无限乡情系诗魂	(94)
袁康侯与王公珣	(96)
棋圣朱晋楨	(98)

明山秀水

题 记

山名掇趣	(103)
云台桅尖知多少	(105)
海州湾里多屋楼	(107)
云水荡胸后大门	(109)
火星潮	(112)
竹暗鱼腥海市凉	(114)
猴石嘴	(116)

不倒的大村塔	(118)
山间的小路	(121)
东磊的五色	(123)
太阳石的猜想	(125)
深山何处觅桃源	(128)
月来潮生	(131)
辨“胸”	(133)
秦山仙迹	(135)
温泉水暖话“汤姑”	(138)
天下名山僧占多	(140)
各领风骚半边山	(142)
夜宿花果山	(144)
聚仙桥下回文诗	(146)
一庵同吃赵州茶	(148)
冬游朝阳南山	(150)
朝阳该有块李白诗碑	(152)
雾崖石城	(154)
到兴思园去的时候	(156)
沧海桑田五羊湖	(158)
猜岩画	(160)
青龙洞	(162)
西墅闲情	(163)
残阳如血田横岗	(166)
桃红又是一年春	(168)
桃花依旧笑春风	(170)
渔湾苏醒了	(172)
东磊也醒了	(175)
大沙井续闻	(177)
留得青山有柴烧	(179)
我心里的海州湾	(181)
后顶寻迹	(183)

奇珍异物

题 记

蟹话	(193)
十月沙光赛羊汤	(196)
滩虎龙	(198)
羽渊与蟹汤	(200)
名猫之乡探源	(202)
满山芳草神仙药	(204)
玉兰花王何处寻	(207)
金镶玉竹	(209)
大紫草	(211)
寻菜小记	(213)
解酒妙品葛藤粉	(215)
袁枚偏爱“汪恕友”	(217)
大松的厄运	(219)
酒香荡漾四千年	(222)
海英菜	(224)
笔庄	(226)
榴花的眷恋	(228)
蓑衣	(230)
蟹籽豆腐	(232)
梔花时节满城香	(234)
青萝卜	(236)
茸茸红柳	(238)

村头野语

题 记

白虎与杀虎英雄	(245)
---------------	-------

“孝行”的笑谈	(247)
神秘的“红蝇赶散”	(248)
拆天补地朱任庵	(250)
讼场老姜苗垣之	(254)
卫哲治耙和尚头	(257)
阿凡提式的吴二大爷	(260)
彭祖和洗炭桥	(262)
马陵道上的姐儿溜	(264)
田将军救庙	(266)
玉女何许人也	(268)
双龙井和它的传说	(270)
朝山进香	(272)
朝拜孙悟空的台湾客	(274)
蓑衣师与蓑衣仙	(276)
海州老乡吕洞宾	(278)
中国传统的情人节	(280)
重阳登高	(282)
月到中秋分外明	(284)
受委屈的新浦话	(286)
不敢吃的东西	(288)
坐桌	(290)
吆喝	(292)
家谱	(294)
起名字	(296)
一个遥远的年	(298)
说鸡	(300)
斜街碑市	(302)
滥笔头	(304)
我的莱功	(306)
菜名	(308)
豆腐渣	(310)

不怕健忘	(312)
燕子去了	(314)
年味	(316)
拉洋片	(318)
文人与民间文学	(320)

新浦旧话

题 记	
老 树	(325)
残 灯	(326)
虎烈拉	(327)
绝 对	(328)
卖废纸	(329)
大烟鬼	(330)
夏夜灯火	(331)
天 池	(332)
烧 猪	(334)
小心火烛	(336)
抬财神	(337)
挨 打	(338)
泥娃娃	(339)
卷 烟	(340)
估衣市	(341)
送子娘娘	(342)
人 价	(343)
招 牌	(344)
看 戏	(345)
影剧场拾遗	(346)
私 塾	(347)

货卖一张皮	(348)
马 车	(349)
草 行	(350)
茶 庄	(351)
茶 炉	(353)
面 食	(354)
石板路	(355)
蝗虫进城	(356)
修铁路	(357)
《海报》案	(358)
槽坊	(360)
阳关案	(362)
过街与过街桥	(363)
生意人	(365)
吃铜钱的老虎	(367)
阳春面和神仙汤	(369)

良师益友

题 记

蔷薇河水哺育的艺术大师	(373)
嫂 子	(386)
曹华棣的为人	(392)
张大先生	(394)
绿荫百亩的老桑树	(396)
杨石青和汉字编码	(399)
孙守志和乡土文献	(401)
薛栋的绝技	(403)
再现乡土名士的风采	(405)
王宏喜和摩托	(407)

来俊华和酒	(409)
李家华和石头	(411)
陈凤桐学诗	(413)
赵泳的马马虎虎	(415)
徐道尧的大锅	(417)
张传藻的收藏	(419)
让画笔与时代同步	(421)
名师出高徒	(423)
遥远的瓜园	(426)
神圣“老伴”	(428)

摩登时代

题 记

连云港风情面面观	(433)
金秋看路	(447)
希望在明天	(449)
时髦的变迁	(451)
石榴树的故事	(453)
电信今昔	(455)
坐拥书城老来乐	(457)
休忘却铁马冰河	(459)
多一些铁板铜琶	(461)
初版后记	(463)
增订版后记	(464)

往事沧桑

题 记

大江东去，铁马冰河，铸就了海州男儿的铮铮硬骨。

几千年的风雨，带走了哀鸿的啼泣，志士的笑语；刷洗了沙场的碧血，古镇的繁荣。

问大海去吧。它那哗哗的碎语，会告诉你为什么要悄悄退去。眼前绿树成荫、禾苗茁壮的田畴，正是梁山泊好汉折戟沉沙的处所。

问高山去吧，它冷眼望着这纷纭的世界，望着这一代一代繁衍的人群，望着这海边崛起的新城。

“您看到了什么？”

它那庄重的神态，便是回答。